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二十六

宋 蕭常 撰

吳載記三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因家焉伯父寵官至太尉兄岱字公山歷侍中兖州刺史繇年十九從父韙為賊所刼質繇簒取以歸舉孝㢘為郎中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法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舉公山

奈何復舉正禮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後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漢加繇為牧振武將軍孫策東渡由奔丹徒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會笮融先至殺太守朱晧入居郡中繇討之融敗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父喪盡禮故吏餽餉一不受風儀秀整孫權愛敬之權謂驃騎將軍辟

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稱吴遷大司農權甞宴羣臣騎都尉虞翻被酒忤旨權欲殺之基力諫得免大暑權於船樓上飲忽遇風雨以蓋自覆又命覆基其見禮遇如此累官光禄勲分平尚書事卒

士燮字威彦蒼梧廣信人其先避王莽之亂自魯國汶陽僑居交州至燮六世矣燮父賜桓帝時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師事頴川劉子竒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後舉茂才除巫令遷交阯太守弟壹初

為郡督郵刺史丁宫徵還京師壹侍送勤恪臨别宫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宫為司徒辟壹比至宫已免黄琬代為司徒甚禮遇之壹亦盡心於琬董卓之亂亡歸鄉里燮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䵋領九真太守䵋弟武領南海太守燮器量寛厚謙虚下士中國士人避難往依者以百數篤好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

民不失業羇旅之徒皆蒙其德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閒輒玩書傳尤精左氏春秋吾數質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又兼通尚書古今大義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尚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威振百蠻尉佗不能踰也時天下喪亂道路梗絶而燮不廢貢職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隲為交州刺史隲知燮兄弟奉承節度而蒼梧太守吳巨懐異心遂斬巨權加燮左將軍建安末遣子

廞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燮與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益州豪姓雍闓等使遥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致雜香細葛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厚荅慰之在郡四十餘歲建興四年卒時年九十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吕岱為刺史交阯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為交阯太守岱留南

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殺之鄰兄治子發合宗兵擊徽乃約和各罷兵而呂岱被命誅徽自廣州馳至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乃遣說徽等徽與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皆斬之壹䕸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廞皆免為庶人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少好學仕郡奏曹史避仇之

遼東北海相孔融數遣人餉遺其母時融以黄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適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有雅故自汝之行贍䘏殷勤過於故舊今聞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即單步徑至都昌圍尚未密夜伺閒得入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至而圍日偪時昭烈為平原相融欲遣人告急而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請行融曰今賊圍甚密奈何慈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恩遣慈赴府君之急以慈有

可取而來今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
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於是嚴行蓐
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
開門直出圍下左右人並驚慈引馬至城之塹內植所
持的各一出射之射畢竟入門明晨復如是圍下人或
起或臥射畢復入明晨又如是無復起者于是鞭馬突
圍馳去比賊覺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
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昭烈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

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朝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急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仰待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昭烈斂容謝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散走融益貴之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而未相識因渡江至曲阿見繇未去會

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繇曰我用子義許子將不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衆寡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黄蓋輩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攬得其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來赴於是解去慈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山中稱丹陽太守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駐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自來攻遂見執策即解縛執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此時云何慈

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因問進取之術答曰敗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君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倘或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意策曰誠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會諸將立表視景日中而慈至策大說即以為門下督還吴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

策命慈往撫之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舍我當復誰與餞于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返劉表從子磐數冠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治并督諸將拒磐磐不敢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于屯聚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曹操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視無所有但貯

當歸孫權嗣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建安十一年卒時年四十一子亨字元復歷官越騎校尉尚書吳郡太守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初為縣吏察孝廉州辟從事從孫堅征伐有功表行督軍校尉堅死從策依袁術知術不足與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會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袁孫所并遂成嫌隙而策家在州下

治乃使人於曲阿迎策母及權兄弟所以供養護持者
甚至治從錢唐欲進自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
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
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時孫權年十五治舉權孝廉
策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真太
守行扶義將軍食婁由拳無錫毗陵四縣佐定東南征
討夷越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俄拜安國將軍徙封故鄣
及權王吳治進見權親迎之執版交拜宴贈特厚下至

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為曹操子婦及操破荆州賁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往見賁為陳安危由是遂止性儉約雖富貴車服不加飾權優異之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以老思鄉里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造門皆引與權宴鄉黨榮之在故鄣歲餘還吳建興二年卒年六十九在郡三十一年子才嗣遷偏將軍才弟紀

權妻以策女亦以校尉領兵才子琬仕至鎮西將軍

贊曰駱資懦緩遭時多虞而處牧伯之任用違所長其敗宜也燮有功于南越慈報效于孔融皆賢矣哉治以舊恩自都榮寵亦其幸歟

續後漢書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武先振

續後漢書卷二十七

吳載記四

宋 蕭常 撰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工爲文尤精隸書通左氏春秋博覽羣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齊名弱冠舉孝廉不就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議者互有異同昭著論非之其畧曰論者謂起元建武以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後生不得協也愚竊有疑焉蓋乾坤部分

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吾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之所尊仰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況乃古君五十六哉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而莊王之子亦名胡其比多矣今應劭雖上尊舊君

之名而下無所斷倡而不法將來何觀州里才士陳綝等皆善其議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靈帝末避亂江東會孫策經畧諸郡辟長史為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之策臨終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慼未視事昭謂曰夫為人後者貴能奉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可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扶權上馬陳兵而

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復為權長史權每出征昭常居守專處左右為謀謨臣後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為軍師權嘗乘馬射虎虎突前攀其鞍昭變色曰夫為君者謂能駕馭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于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笑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愧君曹丕遣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歟貞遽下車尋拜綏

遠將軍封由拳侯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采周漢禮撰定朝儀權于武昌臨釣臺飲羣臣酒大醉使人以水沃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使人呼昭還謂曰共為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有慚色初權欲置丞相羣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劭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於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

為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僭位昭以老病辭職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邑萬戶里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註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閲書否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畯鄙生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為之知所誦每進見辭氣壯厲義形于色嘗以直言忤旨久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而羣臣莫能對權歎曰使張昭在坐彼不折則廢寧復自夸乎明日遣中使

勞問因召至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而言曰昔
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
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没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
違忤盛旨自分長棄溝壑不圖復奉帷幄然臣愚心所
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
容此臣所以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
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誅遠來求
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于魏兩使不反不亦取

笑于天下乎權與相反復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云至矣而數于衆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衷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于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横流權擲刀于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昭憤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以土塞其門昭復于内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之昭辭疾篤權燒其門

欲以恐之昭更閉戸權使人滅火駐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宫深自克責昭容貌矜嚴剛毅不回權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建興十四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昭文章典雅為時流所推劉表嘗作書與孫策以示禰衡衡嗤之曰是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之乎長子承先已封侯少子休襲爵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隲嚴畯相友善累遷濡須都

督奮威將軍都鄉侯承為人壯毅忠讜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于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又諸葛恪少時人皆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其知人類此年六十七延熈七年卒謚曰定子震嗣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指摘文義分别事物並有條章由中庶子轉右弼都尉權嘗游獵及莫而返上疏規諫權大喜之因以示昭及登卒為侍中羽林都督遷揚

武將軍為權子霸黨友所譛賜死昭弟子奮年二十造
攻城大車昭曰汝年尚少何以自委于軍旅後為將軍
封樂鄉亭侯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蔡邕從朔方還嘗避仇於吳雍
從學琴書邕歎其專敏異之曰卿必成雅器今以吾名
名卿雍自謂嘗為伯喈所歎因以為字州郡表薦弱冠
為合肥長轉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
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事吏民嚮服累遷大理奉常

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建興三年迎母于吳既至權臨其第親拜其母公卿大臣畢會太子又往慶焉國人榮之雍為人寡言語舉動以時又不喜飲酒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每宴集一坐不敢肆飲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改太常進封醴陵代孫卲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其才心無適莫時訪民間利病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然歸之于上不用終不泄權以

此重之然于公朝所有奏對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張
昭言法令太密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謂
雍曰卿以為何如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言于是議
輕刑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州郡文書因
作威福遂建榷酤障管之令設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
皆為所按因被譴責後壹姦罪覺收詣廷尉雍往斷其
獄和顏問狀臨出又謂曰君意豈欲有所言壹叩頭無
言尚書郎懐叙面罵辱之雍曰官有正法何至于此時

瀕江諸將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要功名而為身計非為國也苟不足以耀威損敵不宜聽也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延熈六年卒謚曰肅長子卲字孝則博覽書傳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叔方卜靜等皆出其下權妻以策女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徐孺子墓優待其後禁淫祀小吏資稟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諝陽羨張秉烏程吳粲雲陽

殷禮並出微賤卲皆友之為立聲譽當之豫章馬騎巳發會秉疾病時送者百數卲謝賔客曰張仲節疾病不能來别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相待其下士惟善所在類此謂仕至典軍中郎將秉雲陽太守粲太子少傅禮零陵太守禮字德嗣禮子基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世以卲為知人在郡五年卒子譚承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宣太子四友延熈中代恪為左節度上數陳時事權輟食稱善以為過於徐詳每省簿書

屈指心計發擿疑謬吏不能欺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
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
愚臣所可越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
書事時權子霸有寵與太子和埒譚上疏請嚴嫡庶之
分由是與霸成隙竟為其黨全寄等所譖徙交州發憤
著書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葢自傷也後二十年卒弟
承字子直與譚俱徙交趾孫卲者字長緒北海人長八
尺為孔融功曹融稱之曰廊廟才也權初視事數陳便

宜以為應遣使聘于天子權即從之累遷車騎長史權僭號為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為張温曁豔所誣奏辭位待罪權令復職年六十三卒

諸葛瑾字子瑜漢丞相亮同産兄也避亂江東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孫權與魯肅等並見賔禮為權長史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益州通好於昭烈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每論諫不為梗切微見風采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

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嘗以事望之而素加禮敬難自詰讓忿忿不懌瑾揣知其故不敢顯陳乞以私意自問乃於權前為書汎論物理因以己心遥忖度之畢以示權權喜曰孤意解矣顔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又嘗憒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復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模等遭本州傾覆棄墳墓攜老稺在流離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令模

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愴然曰為君赦之後從攻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吕蒙領南郡太守駐公安會昭烈東征權求和不許瑾與昭烈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與和此用心于小未留于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計可立決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内俱應仇疾孰當先後若審此數者

易于反掌時有言瑾別遣親人與昭烈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能間權為吳王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進封宛陵虞翻以狂直流徙瑾屢為之言翻與所親書曰諸葛仁厚則天活物比蒙清論雖有祁奚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有容止思度人服其弘雅權嘗謂曰比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謐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

布恩惠薄賦省役以説民心其患更深于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于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酣耳至于將御自古少比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之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委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耳閒任陳羣曹真輩或文人諸生或其族黨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昔張耳陳餘非不親睦至于秉勢還相賊害乃事理使然也自古及

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國柄而不乖離轉相踣躓者乎强當凌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每長于計筭恐此事小短也權僭號拜大將軍延熈四年卒初瑾柄任於吴而弟亮為漢丞相族弟誕亦顯于魏一門三方冠蓋鼎盛天下榮之瑾雖不及亮而操行尤純美子恪先已封侯恪弟融襲爵融字叔長為奮威將軍孫峻害恪遣兵圍融融飲藥死三子皆害

恪字元遜少知名有口辯權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

不虛也長七尺六寸少須眉折額廣額大口高聲弱冠
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為賓客友由中庶
子轉左輔都尉天子嘗遣費褘來聘褘食餅作麥賦恪
亦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問恪卿何如滕胤對曰登階躡
履臣不如胤回籌轉策胤不如臣恪以丹陽山險民多
果勁雖前登兵徒得外縣平民其餘深遠莫能盡從屢
請為官出之三軍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地勢險阻
與吳會會稽新都鄱陽四郡接境幅員數千里山谷萬

重其幽遠之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持兵于林莽逋亡宿惡逃竄其間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恃勇尚氣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若𤢪之走淵猨狖之騰木時出為寇每發兵討之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為事終鮮濟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恪盛陳可以必捷拜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

悉令屯居乃分部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伺其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穟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入於是饑窮漸出降服愔乃令曰山民去惡從善皆當撫慰不得有所拘執曰陽長湖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窮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于府愔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聞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攜而出所得人數皆如本規愔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

僕射薛綜勞軍拜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請帥衆由廬江皖白因輕兵襲舒俘其人民而還延熈中魏司馬謀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為不利於是徙恪屯柴桑嘗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于左右更為輔車上熈國事下相珍惜又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閒此喟然君子不求備于一人若細行不足皆宜濶畧且士誠不可以苛刻論苛刻則聖賢猶將不全故曰

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自漢許子將輩更相謗訕或成禍難非有他故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克已不如禮則人不服專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而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於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于血刃蕭朱不終其好由此而已悋知遜以此嫵已故遂推廣之而賛其旨也會遜卒

遷大將軍駐武昌代遜領荆州事久之權疾而太子少
乃召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
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吕據侍中孫峻屬以後
事翌日權死弘素與恪不平因秘權死問欲矯詔除恪
峻以告恪恪誅之乃發喪孫亮立拜太傅於是罷徵事
原逋責除關税崇恩澤衆莫不欣然初權築東興隄遏
湖水後攻淮南敗以内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延熈十
五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築兩城各

留千人使全端留畧守之引軍還魏使胡遵諸葛誕等帥衆七萬欲攻圍兩塢規壞其隄恪以兵四萬晨夜赴救遵等作浮橋度陳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居髙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賛吕據唐咨丁奉為前部時天寒雪遵與諸將會飲見賛等兵少而不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盾倮身緣隄而上大笑之不即嚴兵兵既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潰爭渡浮橋浮橋壞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溺死者萬數殺樂安太守桓定嘉及故敗將韓綜

等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貲器山積振旅而還進封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欲復出軍使司馬李衡使説漢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為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正在私門外内猜隅兵挫于外民怨于内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日者也若大舉伐之吴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大臣咸諫恪以為

數出罷勞不聽乃著論以諭衆衆皆不以為然然莫敢
復難之者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先帝本
有遏東關之意未及施行今公輔贊成大業成先帝之
志寇自送死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有非常之功豈
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按兵養銳觀釁而動今
乘此勢欲復大舉天時未可茍任盛意私心以為不安
恪終不移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軍
圍新城攻守連月不拔士卒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

太半死傷塗地恪内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于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魏知戰士罷病乃進兵恪引軍還士卒傷病流曳道路存亡忿痛大小吁嗟而恪晏然自若出駐江渚一月圖起田于尋陽詔召相銜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讟興矣秋八月軍還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勑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不堪命容譏于亮殺之時年五十一長子綽騎都尉坐權子霸事恪鴆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

皆遇害臨淮臧均表乞收葬于是峻聽其故吏斂葬初

權病召恪輔政大司馬呂岱戒之曰四方多難子每事

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

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其矜已自用類此始恪軍

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人強盛丘山可拔一

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死孫峻忌友欲以為鬱

林太守發病死時年三十一友字文悌豫章人少為縣

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大奇之書與太

守謝斐薦為功曹斐使至都恪善之由是知名後為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

贊曰昭以純剛見憚於孫權雖不及相而所立有可稱者惜夫委質非其所君子所不與不然其汲黯蕭望之之流亞歟雍瑾二子論恩弘益忠於所事恪矜巳自用殘民以逞隕身覆族非不幸也

續後漢書卷二十七

續後漢書卷二十八

宋　蕭常　撰

吳載記五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太學事博士韓綜受京氏易歐陽尚書又從外黄濮陽闓受韓詩禮記左氏春秋工文章善楷隸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亂江東遂從孫策策表為正議校尉與張昭並參謀議策嘗令一人居守一人從行陳從攻丹陽策身自督戰紘諫曰夫主

將乃籌畫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宫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曹操聞策死欲伐吳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一有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出為會稽東部都尉既至權以為長史權母吳氏以權春秋方富方外多難數語紘以輔翼之義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權嘗令紘與張昭章定

之紘從容侍宴微言正論時時規諷權亦重之未嘗稱其名常呼為東部從攻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既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寛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至無功而還紘建計宜都秣陵曰楚武王時名命陵地勢岡阜連石頭故老皆云昔秦始皇東巡㑹稽經此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地有其氣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

能從也會昭烈東過秣陵愛其形勝亦勸權都之權曰知者意同遂都焉權遣紘還吳迎家道病卒時年六十臨卒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然卒莫之至者非無忠臣賢佐闇于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不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喜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主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惟明君悟之求賢如

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兾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初紘見柟榴枕愛其文而為之賦陳琳在北見之語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琳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嗟美之琳復書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為文章者少易為雄伯故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子玄官至南

郡太守尚書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與紘並見禮于策參與謀議皆早卒

步隲字子山臨淮淮陰人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靡不淹貫寛雅沈深遭時亂離能降志辱身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賓客縱横隲與旌欲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刺入移時旌欲委去隲止之曰所以來者畏其强也今而舍去欲以為高祗取怨耳久之征羌開牖見

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置地坐騭旌于户外旌愈恥之騭自若征羌作食身據大桉肴膳重沓以小盤蔬飯食騭旌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去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亦何所恥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除海鹽長累遷鄱陽太守交州刺史征南中郎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建安二十五年權遣吕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黄武

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五年假節屯漚口權僭號拜驃騎將軍領兾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中書吕壹典尉文書多所糾舉𩀱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摘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按深誣陷人以成威福使人跼天蹐地誰不戰慄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為國速怨深可仇疾自今蔽獄都下則宜咨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又曰丞相雍上大將軍遜太常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可謂股肱心膂社稷之臣宜各委任

不使他官監共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以負所天乎又曰懸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于法術則何功不成何事不濟若郡守百里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庶政豈不康哉權亦徐悟遂誅吕壹隲前後薦達滯淹營解無辜書數十上權雖不能盡納然時采其言人賴以濟延熙九年代陸遜為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廢書被服居處如儒先生然門内妻妾服飾綺麗頗以此獲譏在西

陵二十年隣敵服其威信性寬洪喜怒不形于色十一年卒子協嗣累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協弟闓為西陵督後以謀叛誅頴川周昭著書稱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然要其大歸四者而已急議論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議論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然論其絶異未有顧豫章

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威而不猛恭而安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禄心無茍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雖德實有差至于趨舍不犯四者則一揆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茍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絶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

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昭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為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休不聽死獄中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少篤學明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步騭諸葛瑾齊名友善性質直淳厚其于人忠告善道志于有益張昭薦于孫權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王及僭號常為衛尉嘗使于漢丞相諸葛亮深善

之每得祿賜散之親故家常不給累遷尚書令卒時年七十八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于世子覬爽覬官至升平少府玄字彥黄下邳人亦有學行仕至大中大夫嘗與其子欽論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登稱其翰采時汝南程秉者字德樞亦以文學見禮于登為太子太傅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少好學貧無資常為人傭書

以供紙札博覽羣籍兼通歷數察孝廉除錢塘長孫權辟為西曹掾及僭號為尚書遷中書令加侍中延熈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註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見賔儀又著乾象歷註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輒咨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謹宮府小吏呼召對問皆與抗禮人有過失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

奏論最善權覽讀馬呂壹姦罪覺有司奏以大辟或以
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成明之世不宜
有此刑權從之六年冬卒虞翻嘗稱之曰闞生矯傑蓋
蜀之揚雄又曰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澤州里先輩
丹陽唐固字子正亦修身博學為時名儒著國語公羊
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百人權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温
駱統等皆拜之遷尚書僕射卒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少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孫權

召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阯太守入為謁者僕射孫慮為鎮軍大將軍屯半洲以綜為長史外掌軍務内授經籍慮卒入為尚書僕射公孫淵降而復叛權怒欲自伐之綜上疏陳三不可權遂止延熈中為太子少傅領選曹尚書六年春卒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于世子珝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卒珝弟瑩字道言累遷散騎中常侍孫晧初為左執法遷選曹尚書領太子少傅時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

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以多磐石難施功罷還定誅皓

追聖谿事徙瑩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救之遂召還為

左國史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本姓氏仕郡郡相孔融嘲儀

言氏字民無上可易為是遂改焉避亂會稽孫權召至

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謀襲關羽權以問儀儀

是其計拜忠義校尉儀辭謝權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

得不自屈為周舍邪遣之皖就將軍劉卲欲誘致曹休

休至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闗省尚書事又使教諸公子書學權遷建業太子登留鎮武昌使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必諮而後行進封都鄉侯後從登還建業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典校郎呂壹誣劾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畏壹並言聞之儀獨言無聞於是窮詰累日權意愈厲衆皆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禍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

權遂舍之嘉亦得免漢丞相諸葛亮甍權遣儀聘于漢申固誠款奉使稱旨尋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宫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霸傅儀嫌二宫相切近上疏以為二宫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受饋遺不治產業為居室才自容隣家有起大第者權出望見問為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不為此問之果非其見知類此性儉約敝衣糲食喜賑窮乏家無贏餘權間幸其

舍見食蔬飯為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給益田宅儀固辭以恩為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嘗責其不言事無所是非對曰明主在上臣下守職懼于不稱誠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崇聽居官數十年無毫末之過呂壹歷白羣臣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安用法科為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少孤隨母避亂江東孫策領會稽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權同席研策死權

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黃祖除鄂長權為車騎將軍居京召綜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機務晉宗叛奔魏魏以為蘄春太守數為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襲之生虜宗加建武中郎將黃龍見夏口權因僭號改元作黃龍大牙常置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賦之天子遣使來聘綜為誓文文義甚美權遷建業綜與徐詳並為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河北都督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偽為質作降文文多不載會質已入為魏

侍中青州降人隱蕃歸吳上書自陳所以來之意頗有辭理權問何如綜曰蕃上書大言似東方朔巧捷詭辯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談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歎其屈蕃謀叛事覺誅普見責自殺據亦幾不免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性嗜酒每飲歡呼極意或推排罵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責也自權嗣事以來文書皆

綜所作延熈六年卒子沖嗣有文幹為中書令後仕晉為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先綜卒

賛曰紘與昭號二張紘桑克昭純剛紘先死德不亡昭後死譽益彰不遭時事皇王隲畯澤並流芳辭是胡時相望彼周昭善否臧著之傳言則詳

續後漢書卷二十八

續後漢書卷二十九

宋 蕭常 撰

吴載記六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從祖景景子忠皆漢太尉父異洛陽令瑜美風儀與孫策同年友善初策父堅起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相通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先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事濟矣遂從攻横

江當利皆拔之乃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熟江乘進至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策遣瑜還鎮丹陽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求為居巢長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策聞瑜至親迎之授建威中郎將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策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領春穀長策欲取荆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有國色策自納

大喬瑜納小喬策嘗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佳復進尋陽破劉勲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五年策死瑜還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輔權七年曹操已破袁紹下書責權任子權與羣臣議張昭等不能決權獨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初封地不過百里肇基於郢卒據荆揚傳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之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汎舟舉帆朝發夕至士風勁勇所向

無敵有何所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操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召命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操能率義以正天下事之未晚若為暴亂不戢自焚將軍韜勇以俟天命何送質之有母曰公瑾議是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俘萬餘人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入柴桑瑜追擊生虜龍送吳十

三年權討黄祖瑜為前部大督九月曹操入荆州得其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問羣下所以應之之策議者咸謂操虎狼也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水陸俱下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相侔不如迎之時瑜在鄱陽魯肅勸權急呼還共籌之瑜至權以議者之言告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

兼仗父兄之烈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附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與我校勝負於舟楫間乎北土既未平加以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北方所長又今盛寒無宿草驅北方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精兵三萬人進

駐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孤與老賊勢不相立君言當擊正與孤合諸人各顧妻子挾私慮深失所望獨君及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君二人賛孤也時昭烈為操所敗欲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協謀拒操因進駐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昭烈并力拒操於赤壁操軍敗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葢曰今賊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

艦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幙上建牙旗先書報操紿以欲降又預備走舸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士皆延頸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猛甚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烟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不可勝計操遂大敗走保南郡瑜與照烈復追之操留曹仁等守江陵身帥餘衆北走瑜與普又進至南郡與仁相對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圍寧寧告急瑜用吕蒙計留凌統守自與蒙救寧寧

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陷陳會流矢中右臂創甚便還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陳瑜乃自力按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棄城走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州陵為奉邑屯江陵昭烈以左將軍領荆州牧治公安昭烈與權會於京瑜客疏請留之曰劉備以驍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

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覽英雄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衂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從事請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為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初瑜見友於策其母又使權以兄奉之時

權位止將軍諸將賔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執臣禮性度恢弘與人無忤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陵瑜瑜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親重之乃語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以游説動乃密遣九江蔣幹説瑜幹以才辯見稱江淮間布衣幅巾自託私行詣瑜瑜迎勞之謂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操作説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别隔遥聞芳烈故來叙契濶并觀雅規而云説客無乃逆詐乎

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因延幹入為具畢遣出就館三日與幹周旋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還宴侍者環立艷服靚粧珍玩之物充牣於前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諫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世

孤何賴哉後僭號語其下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舛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語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娶權女拜騎都尉有父風蚤卒胤亦娶權族女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卒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饒於財性好施予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粥生業以振窮之結賓客甚得鄉邑驩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

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奇之遂相親結袁術聞其名就辟東城長肅知術不足與立乃攜老稚將賓客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偕行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葬畢復至曲阿欲北行而瑜已徙肅母到吳矣薦之於權權與語甚悦之因謂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立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教之肅曰昔高帝區區欲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之障也今之曹操猶

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切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割據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不能謙抑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其母衣服帷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諫曰荆

楚與國接境外連江漢内阻丘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殁二子不睦諸將各懷向背加以劉玄德天下雄傑與曹操有隙寄寓於表表知其能而不能用也若玄德與彼協心上下齊一則安撫宜與結盟好有如乖離宜别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其軍中用事者及說玄德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討曹操玄德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事定矣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

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荆州晨夜兼行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操昭烈失據欲南渡江肅敬迎之到當陽長坂與昭烈會具宣權意及陳江東强固勸昭烈與權并力昭烈大說時諸葛亮從昭烈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昭烈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曹操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其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皆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

可迎操耳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勿惑羣議權太息曰諸人之議甚失所望今卿開陳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時周瑜在鄱陽肅勸權急追還瑜至所言與肅合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賛軍校尉助畫方畧曹操敗走肅即先還權命諸將迎肅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以所乘

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曰未也衆皆愕然既坐徐舉鞭
言願將軍威加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蒲
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笑說後昭烈詣京
督荆州呂範勸留昭烈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
曹操實勍敵今雖得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玄德使撫
安之以禦北方計之上也權從之操聞權以土地業昭
烈方作書筆落於地周瑜病上疏稱肅知畧足任乞以
代已即拜奮武校尉領瑜兵四千餘人肅初駐江陵後

下屯陸口恩威並用衆增至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從權攻皖城轉横江將軍昭烈既定益州權使人求長沙零桂昭烈未許肅屯益陽與關羽會昭烈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建安二十二年卒時年四十六肅為人方嚴治軍整𦌵號令必行雖在行陳手不釋卷又善談論喜屬文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才畫與周瑜埒權後僭號顧謂其下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張承謂終當遠到孫休初為昭武將軍

都亭侯武昌督遷夏口督所至嚴整有方幹孫皓時卒子睦嗣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少隨母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隨當擊賊深入當顧見大驚呵之不能禁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當死張昭薦蒙代為别部司馬孫權嗣事料諸小將兵少者欲并合之蒙賖貰為兵作絳兵衣行滕

及簡閱戎備赫然軍人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從封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黄祖祖令其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擒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拜横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西破曹操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軍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不宜専奪其兵權善其言遂還肅兵周瑜使甘寧前據

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使人告急諸將以兵少不可分蒙謂瑜曰留凌統守蒙與君行解圍勢亦不久蒙保統能十日守也又說瑜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從之軍到夷陵賊大敗夜走行遇柴道騎兵皆棄馬而奔兵追蹙獲馬三百匹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敗走遂據南郡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之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遂詣蒙酒半

蒙謂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隣必思有以備之肅率爾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預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撫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乃至此也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屬蒙蒙固辭乃授其子弟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存心類此曹操使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數為邊害蒙伺隙擊之奇即歛退其部伍多詣蒙降後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數進奇計

又勸夾水口立塢所以備警甚至初欲築塢諸將皆曰
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
勝脫有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塢成操不
能下而退操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
閒人誘鄱陽賊帥使為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歲一成
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陳其狀
於是權自征皖問計於諸將皆勸作土山增攻具蒙趨
進曰土山攻具必歷日乃成外救必至不可為也且乘

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切危之今觀此城不甚固以三軍鋭勢四方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鋭繼之黎明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還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蒙還尋陽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無功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之時關羽守荆土權令蒙西取長沙零桂

三郡蒙移書三郡即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守城不下而昭烈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駐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桂急還助肅而蒙以計譎降普矣蒙留孫河委以後務即日引軍赴益陽權既與昭烈通好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桂還之以尋陽為蒙奉邑師還從攻合肥既撤兵為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操又寇濡須權以蒙為督據前所立塢置强弩萬張以拒之操屯營未就蒙急

攻破之操遂走拜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代肅屯陸口又拜漢昌太守與關羽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曹操尚存禍難方始宜相輔翼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蒙代肅乃建策襲羽權從之到南郡傅士仁麋芳皆降蒙入居其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毋得干歴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取民家一笠覆官鎧蒙猶以為犯令斬之於是軍中震栗道不拾遺會權尋至羽自知勢窮乃走麥

城西至章鄉衆皆委羽降權遂有荆州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封爵未下會蒙疾權時在公安輿置内殿所以治護者萬方病中瘳為下赦令卒時年四十二蒙少不習書傳每陳事常口占為牋疏皆得事情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等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等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事孰與孤孤少時歷讀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未讀易至嗣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

書自以為多有所益如卿二人性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先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卿何獨不自勉耶蒙始篤志不倦博聞强記雖耆儒有所不逮及魯肅聞其言語纚纚曰今者大弟學識該博非復吳下阿蒙矣蒙笑曰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權每歎曰呂蒙蔣欽進益如此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輕財尚義所行可述並作國士不亦休乎嘗以

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劾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誰可代者蒙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祈奚邪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開說曰天下未定鬭將如寧難得宜優容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子霸嗣霸卒兄琮襲封琮卒弟睦嗣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曹操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語便及大略此一

快也後曹操因獲劉琮張言方帥數十萬衆水陸俱下
孚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
孤急呼公瑾迎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計策出張蘇遠
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二長也周
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嘗以比方鄧
禹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其長
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
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興皆有

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起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立辨令行禁止部分有常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權之品藻如此

贊曰瑜肅建拒操之議孫權違衆用之卒成大功然瑜昧於遠圖不能乘勝佐昭烈以定中原乃欲越荊取蜀而肅又復襲關羽以取荊州使曹氏為不討之賊可與言知哉肅請借地以業昭烈益知天下大勢在此而不在彼也而權反以是歸短於肅過矣

續後漢書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三十至三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陸肇修

續後漢書卷三十

宋 蕭常 撰

吳載記七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美風儀有略計善應對從孫堅破董卓於陽人堅死復從策東渡累有戰功策入會稽以為吳郡都尉從丹陽策嘗攻祖郎陷於重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得出拜盪寇中郎將策死與張昭等共輔權安集三郡討未服者

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操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先出諸將普最為長自權而下皆呼程公好施予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尋復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權封其子咨其亭侯有韓當者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以便弓馬有膂力亦得幸於孫堅從征伐有功為別部司馬及策東渡從定三郡遷先登校尉後以中郎將與周瑜及普等拒破曹操復與呂蒙襲取南郡累遷威烈將軍封都

亭侯建興初進封石城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加都
督討丹陽賊破之會卒
黄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少貧賤常以負薪餘閒學書
疏講兵事察孝廉辟公府皆不應孫堅起義從堅西走
董卓為别部司馬堅死從策與權攻城陷陳常為冠軍
守石城長縣吏比他邑特難檢制蓋乃署兩掾分主諸
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今冦賊未平有軍旅
之務一以文書委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曹所

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為衆先初皆畏威夙夜勤恪久之吏以蓋不治文書漸為姦欺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事乃悉召諸掾吏賜酒肉因出教詰問兩掾具服皆叩頭謝蓋曰前已相敕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栗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理遷丹陽都尉抑强扶弱山越懷附為人嚴毅而善撫衆士爭用命建安中從周瑜拒曹操建策火攻語在瑜傳拜武鋒

中郎將武溪蠻夷反攻城邑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自以不敵因開城門縱敵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誅其渠帥附從者赦之巴澧遠僻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為山寇攻略盖又平之加偏將軍卒盖當官决事曾無留滯郡人思之圖其像以祀及權僭號追録其功賜子柄爵關内侯

將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孫策東渡拜别部司馬從策定三郡及豫章累遷西部都尉討會稽東治賊吕合等

皆禽之徒討越中郎將從攻合肥張遼襲權於津北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召還拜津右護軍權嘗至其家見其母練帳縹被妻妾布帬歎其貴而守約即敕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出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操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稱其善權謂欽曰盛前表卿卿今舉盛欲慕祈奚耶對曰臣

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勤有膽略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當為國訪才豈敢挾私憤以蔽賢乎權嘉之權攻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子壹封宣城侯徐盛者字文嚮瑯琊莒人避辟僑居於吳以氣勇聞孫權以為別部司馬守柴桑長拒黃祖祖長子射常帥數千人攻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卒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走不復為寇權以為校尉領蕪湖令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魏寇嘗大至橫江盛

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漂敵岸諸將恐懼不知所出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靡遂走多所殺傷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稱藩於曹丕丕使邢貞拜權為吴王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亦忿惋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雒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曹休出洞口盛與吕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

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遣兵就船攻盛盛以少禦衆敵不能克還安東將軍封蕪湖侯曹丕大舉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丕至廣陵望圍彌亘數百里而江水又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即遁去諸將乃服卒子楷嗣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從孫策戰有功拜别部司馬權愛其為人請以自隨策討六縣山賊權駐宣城使士

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而山賊數千人奄至權始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衆莫知所為惟泰奮擊挺身衛權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穌是日微泰權幾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從攻皖還復補宜春長後與周瑜等拒曹操於赤壁走曹仁於南郡荆州平定將兵屯岑曹操出濡須泰即赴擊操走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隸所部心頗不服權特為按行至濡須塢因宴諸將酒半權自行酒至

泰所命泰解衣權自指其創痕問所從始泰輒記昔戰

鬬處以對權把其臂因流涕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

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

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明日遣使者授以御

蓋於是盛等乃服尋拜奮威將軍封陽侯卒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時年

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拜别部司馬策破劉勲料

其精鋭乃以武為督所向無前及權嗣事轉督五校仁

厚好施鄉里遠近多往依之累功進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戰没子修有父風年十九拜别部司馬時諸將新兵多逃叛而修拊循備至不失一人權奇之拜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都亭侯為解煩督卒弟表字文奥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傅東宫皆相親友尚書暨艷亦與表善後艷得罪時人畏禍及雖常與親厚者皆言踈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中庶子拜翼正都尉以父死敵求用為將善於撫御人樂為用

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考掠楚毒瀕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得士心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表即破械沐浴易衣為具飲食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嘉之欲全其名特貫明罪遷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修子延權不許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犄角初表所受賜復戶三百家在會稽新安表簡視其人皆壯勇可充卒伍乃上疏還官以補精銳之闕不許表曰

今除國賊報父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鋭以為僮僕非表志也皆料取以充部伍權令郡縣糾正戶羸民以補其舊在官三年得兵萬餘人會鄱陽民吳遽等為亂表即越境赴討遽敗遂降陸遜拜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坑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第宅子敖年十七拜别部司馬敖卒修子延復為司馬表資孝友事母謹甚見孝友傳始施明感表全已遷善改行遂成良將仕至將軍董襲字元代會

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絶人孫策至郡襲迎於高遷亭策使為門下功曹時山陰宿賊黄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從策出討親斬羅勃首累遷揚武都尉策死權年少初嗣事其母憂之問襲與張昭等江東可保否襲對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破虜恩德在人討逆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咸壯其言鄱陽賊彭寵彭虎等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隲蔣欽各分部討擊襲所向輒破旬日盡平拜威

越校尉遷偏將軍權攻黄祖祖横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為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士百人人被兩鎧乗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親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横流大兵繼進祖即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紲之功也曹操寇濡須權使督五樓船駐濡須口夜半暴風起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急請襲出襲怒曰受命在此備賊何可委去敢復言者斬是

夜船敗襲死凌統者字公績餘杭人父操從孫權攻黄祖中流矢死統時年十五為破賊都尉從權攻江夏為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軍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黄祖將張碩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吕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為丞烈都尉與周瑜等破曹操走曹仁遷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風從攻合肥為右部卜督時權徹軍還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軍軍去已

遠勢不相及統帥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板權策馬馳去統復還戰左右皆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絶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時統創甚得卓氏良藥以故不死拜偏將軍時有應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為梗概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統已卧聞之攝衣出執其手以入其愛善類此統以山民尚多壯悍可以威恩挾脅誘權令東占且討之得精兵萬餘

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恭敬盡禮親戚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還會病卒權聞之拊牀而起哀不自勝使張丞為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養於宮中愛遇與諸子均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諸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録統功封烈亭侯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負氣任俠輕薄少年羣行持弓矢負旄帶鈴人聞鈴聲知其為寧屬城長吏接遇稍薄即縱所部少年擾其部界凡二十餘年乃止頗讀

諸子往依劉表不見用復詣黄祖祖又以凡人畜之會孫權伐祖祖軍敗走追兵急寧射殺權將凌操祖既得免待之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之祖不能用又使人誘其僮客寧欲去恐不免飛知其意乃謂曰吾薦子數矣而萬將軍不能用吾今白子為邾長可自為去就寧之縣招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於是奔吳周瑜呂蒙薦之於權權待之與舊臣等寧因進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跋扈終為簒盜南荆之地山阜形勝江漢流通誠國

之西勢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保業者宜早規取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黄祖祖耄昏已甚軍無法制往必破之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殆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何嫌於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黄祖盡獲其衆遂授寧兵使屯當

口初權攻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遣人告急於寧權為諸將置酒寧避席叩頭血淚交流言飛疇昔恩意願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曰今為君置之若北去何寧曰若爾寧當以頭代飛入函權乃赦之後從周瑜破曹操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據守之時所將兵才數百并城中僅千人仁乃遣五六千人圍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衆皆洶懼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

蒙計卻諸將解圍從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欲夜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兵三百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咳唾聲不敢涉水涉水即為吾禽肅即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不敢渡而結柴營權嘉其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雉兩縣從攻皖為升城督手持練身緣城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名呂蒙為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曹操出濡須寧以兵二千為前部督受命往

斫敵前營權特給酒肴寧乃選帳下健兒百餘人賜之食食畢寧先以銀盌酌酒酒滿引復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即持酒寧引白削置膝上呵曰汝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汝獨惜死乎都督懼即起拜持酒次通酌軍士各一銀盌夜二鼓銜枚出斫敵斬數十級操軍大駭舉火如星寧已還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驚老賊操遂遁去益見貴重權嘗曰操有張遼孤有甘興霸足相當也寧雖麤勇好殺然開爽

有計略輕財好士能厚養健兒士卒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癘軍旅皆已引去惟麾下虎士千人并吕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於津北張遼覘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凌統嘗憤寧殺其父操寧亦備之不與相見權勑統勿讐徙寧屯於半洲卒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孫權為陽羨長璋往從之使募士得百餘人遂以為將討賊有功為别部司馬後為

吳大市剌姦盜賊屏絶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荆州兵數為寇自璋至寇不犯境建昌起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平之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鬬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獨居後便馳進横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屯半洲權攻關羽羽走璋追斬之權分宜都秭歸二縣為固陵郡拜璋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徙襄陽曹丕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南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時

諸葛瑾楊粲並㑹兵赴救未知所出而敵兵日渡不絶璋曰賊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敵兵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為大筏欲順流縱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即日遁去璋下備陸口權僭號拜右將軍璋為人麤猛禁令肅然所領兵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焉然性奢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士富者或囙事殺之以没其貲數不奉法有司舉劾權惜其功輒

原其問建興十一年卒丁奉者字承淵廬江安豐人少
以騎勇為小將從璋及甘寧陸遜等攻伐常將軍稍遷
偏將軍孫亮時為冠軍將軍封都亭侯曹芳使諸葛誕
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帥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
自來必走奉獨曰不然彼掃境而來必有成規無恃敵
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唐咨呂據留贊
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君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
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

奉舉帆二日至遂據涂塘天寒雪敵營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之不為之備奉乃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亦至敵軍遂潰還滅冦將軍進封都鄉侯曹髦將文欽來降以奉為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跨馬持矛突入其陳斬首數百級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諸葛誕據壽春來降敵兵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

斐解圍奉為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與張布謀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以本謀奉曰綝兄弟支黨甚衆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衛兵以誅之休納其策因會召綝既至奉與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孫皓立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卒

賛曰葢將略吏能皆有可稱欽折節好學以公滅私盛憤惋於邢貞統降意於盛進奉破強敵㚒鉅奸舒徐不

迫皆江東之翹楚不幸委質非其所不得與趙雲等方駕惜哉

續後漢書卷三十